

中国文化心理学

汪凤炎 郑红○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Chinese Cultural Psychology

中国文化心理学

汪凤炎 郑红 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文化心理学/汪风炎，郑红著.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4.11
ISBN 7-81079-466-3

I. 中… II. 汪… III. 文化学：心理学—研究—中国 IV. B84-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92195 号

出版发行：暨南大学出版社

地 址：中国广州暨南大学

电 话：编辑部 (8620) 85228960 85226593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0602 (邮购)

传 真：(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邮 编：510630

网 址：<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排 版：暨南大学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湛江日报社印刷厂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23.75

字 数：518 千

版 次：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4 年 11 月第 1 次

印 数：1—4000 册

定 价：35.0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序一

中国心理学史的研究，走过了 80 多年的历程。20 世纪是中国心理学史研究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怀疑到肯定、从分散自发到组织自觉，乃至最终取得丰硕成果的一个世纪！

1921 年中华心理学会成立之后，便陆续有 10 多位中国心理学史研究的先驱，开展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发表了为数不多的论文。建国后的头 30 年，由于众所周知的种种原因，中国心理学史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发展。直至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在著名心理学家潘菽、高觉敷的组织与学术带领下，逐步有领导有计划地展开了中国心理学史的研究工作，并获得了空前的成就，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应当说，建国以来的后 20 年是中国心理学史研究的头一个黄金时代。其主要的成就与贡献可以归结为如下几个方面：

(1) 出版和发表了大批中国心理学史的研究成果，包括专著、资料集、教科书以及数以千计的论文。

(2) 证明了中国是世界心理学的发源地之一。“在没有得到中国的资料之前，心理学不可能成为一门普遍有效的科学”，从而在心理学领域逐步增强了民族自豪感，消除了民族虚无主义。

(3) 对其他心理学的研究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近 10 多年来，不少心理学的著作与论文，在相关处都引用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观点与材料来说明问题。这在以前是见不到的。

(4) 对中国教育史甚至中国哲学史也都有或多或少的影响。以中国教育史为例，过去在阐述古人的教育观点时，不太从心理学思想的角度去加以考虑，但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却逐步发生了变化。

(5) 创建了中国心理学史新学科，开辟了中国心理学史研究新领域，填补了世界心理学史的一块空白。

中国心理学史虽然取得了如上的重大成就与贡献，但无可讳言也存在着一些初创时期难以避免的缺点，亟须在进一步研究中得到克服。不少研究中国心理学史的青年学者都看到了这一点，汪凤炎与郑红博士伉俪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二位不只是在肯定中国心理学史过去研究重大成就的基础上指出了问题，而且还以自己精心研究与辛勤劳动的学术成果——《中国文化心理学》，为中国心理学史的进一步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难能可贵，令人赞佩！

汪、郑二博士为什么会有“中国文化心理学”的设想与实践呢？在我看来，凡是有关于研究中国心理学史的学者，都会从如下三个层次来考虑有关的问题，汪、郑二博士也不例外。

自古以来，无论中外，凡是有人和人类社会存在的地方，就有个体和群体的心理，而有人的心理，就一定有学者去思考心理的问题。因此，中国古代即有了丰富的心理学思想，这是毋庸置疑的客观事实，也是研究中国心理学史的基础和前提。如果一个人对古代心理学思想采取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他就不可能着手去研究中国心理学史。相反地，如果说孔子有教育心理思想，他还会嗤之以鼻呢！

无论人的个体心理或群体心理，都既要遵循自然生物的发展规律，也要遵循社会文化的发展规律，只不过是有些心理活动以前者为主，而有些心理活动以后者为主。一般地说，简单的低级的心理走自然生物的发展道路，而复杂的高级的心理则走社会文化的发展道路。正因为如此，中国古代的学者在思考人的心理问题时，或者从自然生物的角度，或者取社会文化的立场。而纵观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发展史，前者是次要的，即较少有自然科学精神的观点与材料；后者是主要的，即大多数的观点与材料充满着社会人文的精神。

如上所述，我们研究中国心理学史时，就应当既采用自然科学的研究取向，也应当采用社会人文的研究取向，而且还应当以前者为辅、后者为主。因为运用自然科学的观点与方法去研究中国心理学史，就得不到多少有用的东西，如果运用社会人文的精神去进行研究，就可以获得十分丰富而有用的观点和材料。

根据我的体会，《中国文化心理学》的撰写，就是上述三个层次思路的产物，也是运用社会人文精神进行研究的结晶。正因为如此，该书在研究对象、目的、内容与方法上，同以往“中国心理学史”（不包括其他应用心理学史）的研究有了很大的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文化心理学》的撰写与出版，在中国心理学史研究的发展上，具有某种里程碑的意义。

《中国文化心理学》还有一系列的特点，也可以反映出汪、郑二博士对中国心理学史研究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这些特点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曰现实性。《中国文化心理学》是针对我国心理学界所存在的一些现实问题而撰写的。著者在第一章中就开宗明义地提出四个“现实问题”：（1）心理学是一门超文化的学科吗？（2）假若将外国的心理学内容抽掉，当代中国的心理学还能剩下些什么？（3）中国文化历史悠久，当代中国心理学从中吸取了哪些营养？（4）为什么回感到心理学在日常生活中没有太大的用武之地？同时，他们还坦陈：“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正是开展中国文化心理学研究的缘起。”不仅如此，“现实性”还表现在中国文化心理学的现实意义上：一是有助于揭示当代中国人心理的深层内涵，促进当代中国人心理的现代化；二是为中国心理学提供强有力的根本，促进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的发展；三是弥补西方心理学思想的不足，促进世界心理学思想的发展；四是有助于培养融合中外心理学思想之长的心理学研究者，促进中国心理学的飞跃；五是有助于心理学更加贴近日常生活，从而提高心理学的生命力。“现实性”的这两种表现是紧密联系的，前者是出发点，后者是归宿处，二者的结合凸显了中国文化心理学研究的现实性。

二曰理论性。《中国文化心理学》的理论性主要体现在这么几个方面：首

先，涉及文化、中国文化、文化与心理、中国文化与中国人心理等一系列理论观点问题，不仅要对这些理论作出应有的评价，还要提出自己的观点。只有扫除这些“拦路虎”，才有可能着手研究中国文化心理学。其次，还涉及许多心理的理论观点，如社会化、自我、学习、智能、思维、人格、心理卫生、心理测量等。著者在这些方面要有深厚的理论基础，方能提出自己的看法，展开有关的探索。再次，方法论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著者在把握中外心理学研究方法论和方法的得失的基础上，提出了研究中国文化心理学的方法论和具体方法。应当指出，前述现实性实际上就是实践性，如果把这与理论性结合起来，便可以说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乃是《中国文化心理学》的一个突出特点。

三曰系统性。《中国文化心理学》的研究内容相当全面系统。全书共16章，除第一章系“导论”性质外，其余15章依次探讨了这么一些问题：社会化观、自我观、尚“和”心态、人情观、面子观、迷信心理、教育心理观、管理心理观、心理卫生观、释梦心理观、心理测量观、军事心理观、文艺心理观、人格心理观、思维方式等；各章还论及好几个具体的心理问题。从以社会文化取向进行研究的角度看，似乎还没有一本中国心理学史著作的内容有该书这么丰富。

四曰创新性。《中国文化心理学》的创新性体现在多方面，主要有：第一，体系结构的创新。在这方面，该书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在已出版的所有中国心理学史著作中，找不出与之雷同的第二张面孔。第二，内容的创新。从上面所介绍的全部内容来看，有些内容虽然在某些中国心理学史的著作中有所论述，但该书立论的角度和讨论的问题却富有一定新意，使人无重复之感。更值得赞赏的是，有不少内容完全是崭新的，如自我观、尚“和”心态、人情观、面子观、迷信心理、思维方式等。这些新内容对过去的中国心理学史的著作而言，都是付之阙如的。

著者认为，中国文化心理学将研究放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文化里蕴含的即使与现代外国心理学成果相比也毫不逊色的心理学思想；二是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形成起来的、具有典型意义的、重要的心理与行为方式。这样就使“中国文化心理学”具有双重的性质：“从一定意义上讲，可用中国文化心理学指称中国古代的心理学思想”，或者说，它是“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史”的“主体部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它又是“以中国文化为背景、为底蕴，从中国化的角度来研究中国人心理与行为规律的一门学科”。如此“一身兼二任”的“中国文化心理学”这个概念，尽管著者对它的内涵、性质以及它同“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史”的异同做了反复的论述和解释，但可能仍然让读者难以完全明白和接受。这是值得著者思考的一个问题。姑妄言之，谨供参考。

我遵著者之嘱，并乐意地写下了如上的一些文字，以表达自己的一片欣喜之情和对著者的敬佩之感：“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是为序。

燕国材

2004年5月10日

于上海市桂林路容膝斋

序二

应当重视从中国文化的视角研究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

人们对于心理问题的认识与探讨，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又是一个永远常青的话题。“不管是古人还是今人，在人的各种活动中都有人的心理活动的参与。人们也在探索和认识自身的心理活动，例如古代希腊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关于‘灵魂’的论述，中国先秦时期关于人性善恶的论述等等，直到现代实验心理学对人的认识过程、情绪情感、意志行为和个性特征、人格特点的实证研究，都是对人的心理问题的探讨。对于各个历史时期学者在这个方面的思想理论的系统记载，便是心理学思想史或心理科学史。这里要指出的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人们采取了多种视角来探讨人的心理问题，例如说哲学的视角、心理学的视角、文化学的视角、人学的视角等等。”^① 多种视角的探索，可以拓展和深化人们对心理学问题的认识与理解。前两种视角的研究是比较丰富而取得了很多成果的，后两种视角的研究则是相当薄弱且开始不久的。对于中国心理学来说，文化学的视角就是要求从中国文化的视角研究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因此，汪凤炎、郑红两位博士合著的《中国文化心理学》是一种开创性的研究成果。

人的心理的生物与社会双重特性，决定了心理学可以有侧重于实证和侧重于人文两大研究取向。人既是自然的实体又是社会的实体，因而人的心理既具生物特性又有社会属性。心理学不可能是单纯的自然科学，也不可能单纯的人文社会科学，心理学应当是同时具有自然科学性质与人文社会科学性质的二重性学科。在心理学的实际研究中，或侧重于自然科学的实证取向，或侧重于人文社会科学的人文取向都是必要的。但是在当前侧重于自然科学占主流的背景下，存在着忽视侧重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并被处于非主流的地位。英国心理学家保罗·凯林在《心理学大曝光——皇帝的新装》一书结尾时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使人性和科学达到一种很好的结合，从而能使这个学科充满新的活力，并且允许对那些真正的人类问题作更深入的研究。”^② 我们也曾指出：“只有实行考虑各国不同文化背景，同时重视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结合的转折，心理学才能全面保证其真正的科学性。心理学的中国化，就是要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结合起来。”^③ 我认为，我们应当重视从中国文化的视角研究中国人的

① 杨鑫辉主编：《心理学通史》（第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

② [英] 保罗·凯林著：《心理学大曝光——皇帝的新装》，郑伟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

③ 杨鑫辉著：《危机与转折——心理学的中国化问题研究》（卷首言），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



心理与行为。《中国文化心理学》，就是一种对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侧重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取向的中国本土的心理学的重要成果。

《中国文化心理学》一书内容丰富，涉及面广泛而成系统。全书共 16 章，就心理问题而言，包括中国人的社会化观、自我观、尚“和”心态、人情观、面子观、迷信心理、释梦心理；就心理学分支领域而言，有教育心理观、管理心理观、心理卫生观、心理测量观、军事心理观、文艺心理观、人格心理观、思维方式。作为一种开拓之作，本书能“一以贯之，自成体系”，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一种比较成熟的学术思想观点，应当始终遵循自己的基本观点与方法进行研究，并取得前后一致的结论，就像用一根线将零散的珠子串起来而成为一个整体。本书中的“一”就是“从中国文化的的角度来研究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规律”，它贯穿到了全书的各章之中，因而也就构成了有其自身特色的内容体系，诚如该书作者所说：“中国文化心理学”与“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史”是有联系而又有所区别的，其意义也是广泛的。我想其中特别重要的意义有二：一是“为中国心理科学提供强有力的基础，促进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的建设”；二是“有助于心理学更加贴近日常生活，从而提高心理学的生命力”。我相信，该书问世后能给读者诸多启迪，因为作者以此书稿开设课程讲授时，是受到大学生们欢迎的。兹作序推荐给广大读者。

汪凤炎博士后和郑红博士俩夫妇，都曾是我的学生。我深知他们具有勤奋好学、勇于探索创造的精神，已经出版的著作和发表的论文成果丰富，令人欣慰。学海无涯，学不可以已。希望他们继续努力，更寄予厚望焉。

杨鑫辉

2004 年 7 月 2 日

于南京师大随园寓所古今斋

目 录

序一	(1)
序二	(1)
第一章 走进中国文化心理学	(1)
一、什么是中国文化心理学	(1)
二、为什么要研究中国文化心理学	(12)
三、怎样研究中国心理文化学	(24)
第二章 中国人的社会化观	(27)
一、社会化的涵义	(27)
二、社会化的理论	(30)
三、社会化的历程	(33)
四、余论	(38)
第三章 中国人的自我观	(40)
一、“我”的语义分析	(40)
二、“我”的内容	(45)
三、自我的发展	(48)
四、自我表现	(61)
五、中西方自我的差异	(65)
六、对当代中国人塑造完善自我的启示	(67)
第四章 中国人的尚“和”心态	(73)
一、“和”的语义分析	(73)
二、尚“和”心态的表征	(76)
三、尚“和”心态的缘由	(82)
四、实现“和”的策略	(87)
五、简短结论	(91)
附：问卷	(93)
第五章 中国人的人情观	(96)
一、何谓“人情”	(96)

二、为什么重“人情”	(98)
三、“人情”的适用范围	(99)
四、人情运作的法则	(101)
五、人情压力	(102)
六、人情压力的消除机制	(104)
七、对当代中国人的启示	(107)
第六章 中国人的面子观	(109)
一、什么是“面子”	(109)
二、为什么要讲“面子”	(113)
三、面子行为	(116)
四、面子工夫	(119)
五、对当代中国人的启示	(124)
第七章 中国人的迷信心理与对策	(126)
一、忌讳心理	(126)
二、盲信心理	(130)
三、崇拜心理	(132)
四、依恋心理	(136)
五、破解迷信心理的对策	(140)
第八章 中国人的教育心理观	(143)
一、学习心理观	(143)
二、智能心理观	(157)
三、教师心理观	(163)
第九章 中国人的管理心理观	(165)
一、“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以复杂人假设作为管理的前提	(165)
二、“同人心”：管理目标是获得和谐人际关系	(168)
三、“得其心有道”：赢得民心的方法	(169)
四、对当代管理心理学和人力资源管理的启示	(185)
第十章 中国人的心理卫生观	(192)
一、心理卫生的理论基础	(192)
二、心理卫生原则	(198)
三、心理卫生方法	(201)
四、对当代心理卫生的启示	(209)



第十一章 中国人的释梦心理观	(211)
一、“梦”的语义分析.....	(212)
二、梦的实质	(213)
三、梦的类型	(216)
四、梦的成因	(221)
五、梦的功能	(225)
第十二章 中国人的心理测量观	(229)
一、心理测量的意义	(229)
二、品德考评方法及其对当代品德测量的启示	(230)
三、智力测验与能力测量的方法及其启示	(243)
第十三章 中国人的军事心理观	(247)
一、“诡道”的适用范围.....	(248)
二、战略心理观	(250)
三、战术心理观	(256)
四、治军心理观	(261)
第十四章 中国人的文艺心理观	(275)
一、创作心理观	(275)
二、鉴赏心理观	(294)
三、对当代中国文艺心理观的启示	(308)
第十五章 中国人的人格心理观	(312)
一、人格与个性之辨析	(312)
二、中国文化里的人格分类思想	(315)
三、中国传统理想人格、现实人格及二者脱节的原因	(322)
四、中西方人格观的比较	(328)
第十六章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333)
一、中国人的思维特点	(334)
二、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先天不足	(352)
三、对当代中国人的启示	(356)
主要参考文献	(361)
后记	(368)

在得到中国的资料之前，心理学不可能成为一门普遍有效的科学，因为……中国能够从新的背景上重新审查心理学的成果。

——美国著名跨文化心理学家 H. C. Triandis 语

第一章 走进中国文化心理学

在走进中国文化心理学之前，先来思考四个问题：1. 心理学是一门超文化的学科吗？2. 假若将外国的心理学（主体是西方的心理学）内容抽掉，当代中国的心
理学还能剩下些什么？3. 中国文化历史悠久，当代中国的心
理学从中吸取了什么营养？4. 在中国，学心理学的人或多或少都曾有这样的体会：自己所
学的心理学知识从学理上讲好像头头是道，可一旦放进日常生活，却犹如“虎入平川”，没有太大的用武之地，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尴尬局面？对这些问题的思
考，正是开展中国文化心理学研究的缘起。

一、什么是中国文化心理学

（一）“中国文化心理学”的含义

近年来，受后现代思潮的影响等原因，“文化因素”已越来越引起心理学研究者的关注。人们发现，文化对人的影响至少有3个层次：第一层次表现在对人们可观察的外在物品（observable artifacts）的影响上，如不同文化里人们的服饰、习俗、语言等各不相同；第二层次表现在对人们的行为方式的影响上，不同文化下人们的行为方式有差异；第三层次表现在文化对人们的价值观（values）与潜在假设（underlying assumptions）的影响上，这种影响是无意识的，不过，它却是文化影响的最高层次，它决定着人们的知觉、思维过程、情感以及行为方式^①。而对于“文化如何影响人们的心理与行为”这一问题，心理学界出现了两种主要看法：一种观点认为，文化是一种“本体底蕴”，人既是文化的主体，同时也被文化所影响。这样，文化心理学是以文化为论述背景而不是以文化为其论述对象，也就是说文化是以“存而不论”的存在方式成为文化心理学的滋生地。另一种观点正好相反，主张文化本身以及由文化所引发的心理与行为差异是文化心理学的主题，文化心理学不仅要发现这些差异，还要分析这些

^① 与此相应，文化现象至少可以分为实物层面（如汉字、孔子像与儒家典籍、佛像与佛经、道观与道藏等）、行为层面（如行孝）和理论层面（如儒家理论）等三个层面。

差异产生的原因。^① 前一观点，因为只是将文化作为论述背景而不是论述对象，其长处在于较易凸显心理学的研究主旨，不过，若在研究中完全不涉及文化，有时很难让人看出某一心理与行为的文化背景。后一观点的长处在于兼顾了心理与行为以及它们赖以生成的文化背景，但在文化心理学中若大量涉及“文化”，则必将于无形中降低其心理学的意蕴；同时，在当前整个世界都越来越显得是一个“地球村”的大背景下，文化心理学既要研究不同文化背景下人的心理与行为的差异之所在，更要研究不同文化背景下人的心理与行为的共通之处。可见，这两种观点都有合理之处，也有偏颇之嫌，我们主张兼取二者之长来研究中国文化心理学。这样，“中国文化心理学”不是指中国的文化心理学（在本书看来，这是西方的文化心理学在中国之义），而是指中国文化里的心理学，即中国文化里所蕴含的心理学思想。换言之，就是以中国文化为背景、为底蕴，从中国文化的的角度来研究中国人心理与行为规律的一门学科。在研究当代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时，只有这样做，才能正本清源，使研究更有深度。打个较形象的比方，在这里讲的中国文化心理学，中国文化主要是起一个“背景”的作用，心理学才是视觉的“对象”，将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放在中国文化大背景下进行研究，可以凸显中国人心理与行为的文化特色。

（二）几个需要明确的问题

要准确把握中国文化心理学的上述定义，还需明确以下几个问题：

1. 中国文化心理学的研究范围

这里讲的“中国文化”本指中国人在其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但是，考虑到中国心理学发展史的特殊性，即当代中国的心科学发展主要是从西方传入的，于是，近现代（尤其是20世纪的前30年里）中国心理学工作者的主要时间与精力都是用在传播外国的心理学（主要是西方心理学）上面。从总体上看，近现代中国的心理学无论是从研究主题还是从研究方法上看，大都深受西方心理学的影响，基本上处于借鉴、消化和吸收外国尤其是西方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上。毋庸讳言，此类心理学研究成果多半缺乏中国文化的自身特色，对世界心理学发展的影响也不太大，所以，这里讲的中国文化心理学，将重点放在论述中国古代文化里的心理学思想，而少讲中国近现代文化中的心理学思想。

2. 为何不用“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史”之类的名称

中国文化心理学既然将重点放在论述中国古代文化里的心理学思想，为什么又不用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史或中国心理学史之类的名称呢？这主要考虑到6点：

第一，从一定意义上讲，可用中国文化心理学指称中国古代的心理学思想。因为在中国5 000年的文明史里，古代史占了绝大部分时间，中国的近现代史总

^① 侯玉波，朱滢著：《文化对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影响》，见：《心理学报》，2002年第1期，第106页。

共加起来还不到 200 年（一般认为，1840 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中国文化心理学主要是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第二，为了避免让人产生“老古董”之类的误会。这里所揭示的中国文化心理学，虽然其文字载体主要是中国古典书籍，但其精神实由中国古代流传至近代再到现代，对当代中国人的心灵与行为仍有重要的影响，所以，就其影响范围而言，并不局限于古代。同时，中国古典文化里蕴藏的许多心理学思想，即使用今天的眼光看，仍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对当代中国的心理学研究乃至世界的心理学研究都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若用“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史”之类的名称，容易让人觉得这只是一个“老古董”，对当代中国人的心理生活没有什么影响，对当代的心理学研究没有什么参考价值。

第三，为了显示研究思路的转变。我们主张在研究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时，既要加入文化的视角，也要考虑古为今用问题，不提倡那种完全、以至于盲目地以现代西方心理学的概念与体系为框架去研究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思路，也不赞成某些研究者在研究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时，其内心有意或无意地存在的那种“为古而古”的思想。这样，考虑到中国文化自身的特色与长处，中国文化心理学将重点放在探讨中国文化里偏重于人文科学（或称社会科学）倾向的心理学思想上。

第四，为了彰显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色。因为这里所讲的心理学思想主要是在中国文化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带有深深的文化烙印。

第五，为了能给现代心理学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现代心理学主要发源于西方，西方文化传统中的某些弊病也在心理学中表现出来，如过于重视实证而轻视人文的传统和过于重视认知的研究，等等。中国文化有不同于西方文化的传统，善于吸收借鉴中国文化中蕴含的心理学思想，对于纠正现代心理学中存在的某些弊端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主要在西方文化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心理学要想成为一种“普遍有效”的科学，就必须融入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心理学思想。这正如美国著名跨文化心理学家推蒂斯（H. C. Triandis）所说：

在得到中国的资料之前，心理学不可能成为一门普遍有效的科学，因为中国人口占了人类很大的比例，对于跨文化心理学来说，中国能够从新的背景上重新审查心理学的成果。在这样做时，中国的心理学家应该告诉西方的同行，哪些概念、量度、文化历史因素可以修正以前的心理学成果。^①

可见，中国的心理学要想在世界心理学中占有一席之地，要想为世界心理学的发展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就必须多做一些具有自己文化特色的心理学研究，以便告诉西方心理学界的同行们“哪些概念、量度、文化历史因素可以修正以前的心理学成果”。

^① 万明钢著：《文化视野中的人类行为——跨文化心理学导论》，甘肃文化出版社，1996 年第 1 版，第 1 页。

第六，“少讲”不等于“不讲”，近现代中国文化里所蕴含的心理学思想，只要确有中国的文化特色或独创之处，我们也会论及，所以，这里并没有半点崇古贬今的心态，只有实事求是的精神，请读者千万别误会！

3. 中国文化心理学与中国心理学史的异同

中国文化心理学与中国心理学史的最大共同之处是：都重视研究中国文化（包括古代、近代和现代的中国文化）里蕴藏的心理学思想。虽然如此，二者也有显著的不同：研究旨趣不同^①。基于下面讲的研究中国文化心理学的五点意义，中国文化心理学将研究重点放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文化里蕴含的、即使与现代外国心理学研究成果相比也毫不逊色的心理学思想。至于中国文化里蕴含的只具历史价值的心理学思想，中国文化心理学一般不予探讨。另一是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形成起来的、具典型意义的、重要的心理与行为方式，像尚和心态、人情和面子等，因为这些内容对今人正确理解当代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规律仍有相当的启示意义，而这些内容中国心理学史一般不涉及。有人认为，将中国文化心理学的研究领域作此限定，“这种观点看到了中国文化心理学的独特一面，对我们正确理解中国文化心理学很有启发意义。但是，它却在某种程度上窄化了中国文化心理学的内涵，缩小了中国文化心理学的研究范围和内容。这种中国文化心理学研究所做的工作主要是发现、挖掘、梳理已有的东西，而不是构建或创造新的东西即构建新的心理学知识或理论体系。”^② 在我们看来，这种批评实在是出于误解。理由主要有三：第一，我们也承认中国文化心理学的研究范围甚广，包含内容甚为丰富，从学理角度上看，凡是中国文化里所蕴含的心理学思想都是中国文化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但是，从现实意义上说，任何人在研究中国文化心理学时，由于时间、精力、学识等的限制，都不可能将中国文化里所蕴含的心理学思想“一网打尽”，而只能有所取舍，我们认为宜将中国文化心理学的“研究重点”（请注意，这里是用“研究重点”一词，而不是用诸如“只能研究”之类的词）放在上述两方面，其缘由主要是基于我们的研究旨趣，即下文要讲的研究中国文化心理学的五点意义。第二，在研究中国文化心理学时，我们并不满足于仅仅是在“发现、挖掘、梳理已有的东西”，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正是我们所反对的“为古而古”的治学态度，我们在研究中国文化心理学时，力图通过对已有“文本”作现代性的诠释，而生成新的意义，这从书中论述某一主题时往往会有一小节论及其对当代中国人的启示里就可见一斑。这样，我们研究中国文化心理学时即便使用了古典文献作为立论的依据，其目的也是为了有助于揭示现当代中国人心理的深层内涵，为当代乃至于未来的中国人进一步完善其心理素质提供理论依据，一句话，即为了“古为今用”，特别强调在已有“文本”的基础上生成新的意义。第三，从本书的目录乃至于

^① 二者还有其他不同之处，如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也不尽相同，限于篇幅，这里不多讲。

^② 李炳全著：《人性彰显和人文精神的回归与复兴——文化心理学研究与建构》，南京师范大学2004届博士学位论文，第133页。

全书都可看出，本书的内容和结构体系与已有的类似著作如《中国文化心理学心要》^①几乎完全不同，其实是在构建一种新的阐述中国文化心理学的思想体系。

中国心理学史则不然，从理论上讲，只要是中国历史上留传下来的心理学思想，都是它的研究范围。当然，从现实上看，任何一部中国心理学史著作，都不可能、也没必要穷尽“中国历史上留传下来的心理学思想”，更何况，史学研究也讲究“古为今用”问题。即便如此，中国典籍中蕴含的诸如“知虑心理学思想”或实验心理学思想之类的偏重于自然科学的心理学思想，虽然多是只具历史的价值（因为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现代心理学对偏重于自然科学的心理学思想的研究已远远走在古人的前面），但考虑到中国历史上有一些学者曾探讨过，并且就其产生的时间而言也非常的早，至少从为了证明中国也是世界心理学最早的发源地之一的目的出发，中国心理学史研究者也不得不花费一些精力来研究它。同时，中国心理学史很重视探讨诸如“中国的心理科学是如何建立起来的”之类问题，因为从史学角度看，探讨这类问题是很有意义的。这样，中国心理学史研究者在研究近现代中国心理学史时，就不能回避诸如“西方心理学的初步传播”和“对苏俄心理学的初步介绍”之类的问题，尽管这类问题里所包含的中国心理学思想极少^②。对于这类较少中国文化韵味的问题，中国文化心理学基本上不予考虑。

这样，笔者为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开设的“中国文化心理学”与“中国心理学史”这两门课程，其内容虽有一定的相通之处，但也有根本的不同。“中国文化心理学”这一课程的内容主要有 16 个方面：走进中国文化心理学、中国人的社会化观、中国人的自我观、中国人的尚和心态、中国人的人情观、中国人的面子观、中国人的迷信心理与对策、中国人的教育心理观、中国人的管理心理观、中国人的心理卫生观、中国人的释梦心理观、中国人的心理测量观、中国人的军事心理观、中国人的文艺心理观、中国人的人格心理观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国心理学史”这一课程除了导言与结语外，主要内容分为三篇：上篇主要阐述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内容包括心、心学与心理学，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范畴论，知虑心理学思想，教育心理学思想，社会心理学思想，管理心理学思想，军事心理学思想，释梦心理学思想，心理卫生思想，心理治疗思想，心理测量思想，文艺心理学思想和人格心理学思想等；中篇主要探讨中国近代心理学，内容按中国近代心理学的启蒙时期和发端时期来阐述；下篇探讨中国现代心理学，内容按中国现代心理学的创立时期与发展时期来阐述。明眼人从这两门课程的目录一看就知道“中国文化心理学”与“中国心理学史”之间的异同之所在。

4. 中国古代只有心理学思想，用“中国文化心理学”这一名称妥当吗

虽然心理学思想有着悠久的历史，不过，一般认为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是

^① 申荷永著：《中国文化心理学心要》，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1 版。

^② 杨鑫辉主编：《心理学通史》（第二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 年第 1 版，第 1~2 页。



从 1879 年算起的。正如艾宾浩斯所说，心理学有一个漫长的过去，却只有一个短暂的历史。与西方类似，中国古代也只有心理学思想而没有心理学。既然如此，那么用“中国文化心理学”这一名称妥当吗？对于这个问题，笔者的看法是：一方面，从学科的角度看，中国古代当然没有心理学，也就无所谓中国文化心理学。因为有没有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是一门学科之所以成为一门学科的内在的或主要的依据，而是否拥有自己的科学共同体又是一门学科成为独立学科的必要条件，用这两个标准来衡量中国古代学者对心理现象的研究就会发现，中国古代学者也与冯特之前的西方学者相类似，是在论述其哲学思想、政治思想、伦理思想、文艺思想、教育思想和医学思想等各种思想时讲到心理学思想，并未明确将心理学思想从其他的思想中分化出来，也未曾有一批人专门以研究心理现象为己任，所以，中国古代也就像西方古代一样，没有心理科学，只有心理学思想^①。另一方面，从内在逻辑体系看，中国文化里所蕴含的心理学思想（主体是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有自己的一整套范畴与体系。这些心理学思想不但有助于了解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而且“也具备了解人类心理的方法，解释人类心理的理论和影响人类心理的手段”。^②从“科学”是指“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的客观规律的分科知识体系”^③这一角度看，中国文化里所蕴含的心理学思想也可叫做“中国文化心理学”，本书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使用“中国文化心理学”这一名称的。

5. 划清心理学思想与一般哲学思想、教育思想、伦理思想和中医思想等的界限

中国心理学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在古代，心理学思想主要是包含在哲学思想之中，并未从哲学母体中分化出来，这就导致心理学思想与哲学思想的紧密关系。在研究中国文化心理学时，要善于以现代心理学为参照，将中国文化里的心理学思想与哲学思想区别开来，而不能混为一谈。像物质和精神、存在与意识是哲学的基本范畴，而神和形、心和物则属心理学思想的范畴。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是哲学中的认识论问题，知、虑、思、行则是心理学思想范畴，等等。同时，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多与中国古代的教育思想、伦理思想和中医思想等密切交织在一起，这也要求我们在探讨中国文化心理学时要善于将它们区分开来。例如，“因材施教”是一种教育思想，但作为因材施教理论基础的“材”性差异思想则属于心理学思想。

6. 中国文化心理学只是“新瓶装旧酒”吗

记载中国文化心理学的文字载体主要是中国古代的文献典籍，这是否意味着中国文化心理学只是“新瓶装旧酒”，实际上仍是“老古董”呢？对于这一问

^① 详见汪凤炎著：《中国传统心理养生之道》，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 1 版，第 17~20 页。

^② 葛鲁嘉著：《心理文化论要——中西心理学传统跨文化解析》，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年第 1 版，第 266 页。

^③ 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全三册），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 年第 1 版，第 4749 页。